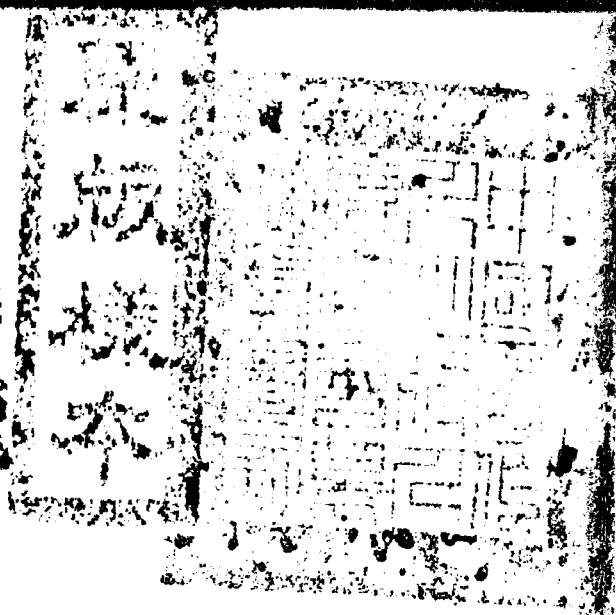




民間故事集

龍女



閨
事
集
南
龍
女

——中國民間故事彙編——

林 憾 述

1930

目次

《Y ㄣ ㄣ 鳥》·····	一
豆仔鳥·····	九
七星仙女之一·····	一四
龍女·····	一九
田螺精·····	二七
牛郎和織女·····	三二
白賊七仔·····	三五
邱蒙舍·····	四七

蔡新的兒子·····	七七
無名的才子·····	七九

《Y 旁 一 乙 鳥

我們南邊有一種會說話的鳥，遍體黑色，嘴腳都是淡黃的。牠的名字叫《Y 旁 乙，就是北方的八哥兒。牠是非常的靈巧可愛，所以有一個有趣的故事

從前有一份人家，有兄弟三人：阿大習農，阿二習商，阿三因為父母鍾愛，自小就叫他讀書。他們的老子的家私還過得去，但是老頭兒亡去後，他們便析產分爨。阿大分了些牛羊田園去耕種；阿二分了些財帛貨產去經營；阿三呢，當然分些書籍去讀——但是，不行，人的肚子要餓，單讀書不會飽的。所以他們分了些田園，房屋，銀錢給他。

對了，讓我們看看：阿三有田園，有房屋，又有書籍——還缺少甚麼？祇有一

件：阿大阿二都有妻子，阿三沒有。所以他們把一隻ㄍㄩㄌㄨㄣ分給他。那鳥兒原是阿三養的，阿三又很愛牠，所以他和ㄍㄩㄌㄨㄣ兒也就安樂地過活。

可是，阿三是不會做事情，也不會經營甚麼，祇是坐喫過日——所以，不久，所有的銀錢都花完了。

有一天早上，阿三憂愁地對着鳥兒說：「ㄍㄩㄌㄨㄣ兒，我的錢完了，不能夠買肉飼你了。」那鳥向着牠的主人看看，說：「不要緊，你放了我自己找食去罷。我會飛回來的。」阿三果然開籠放了牠去。於是，每天早上便飛去覓食，喫飽便回來和阿三做伴。

一天，那隻ㄍㄩㄌㄨㄣ飛到一個姓王的府裏，在青綠的草地上有一件黃溜溜發亮的東西，ㄍㄩㄌㄨㄣ兒飛下來一看，原來是一根金簪兒。ㄍㄩㄌㄨㄣ很歡喜地把金簪兒銜着，用力飛回家裏，喊道：「阿三，你看，我拾了一根金的東西！」阿

三很驚異，看看那簪兒，果然是金的，問道：「你從那兒拾得呢？」Y々道：「在一個花園裏。」阿三便把簪兒收起來。

那根金簪兒的主人是王小姐，她的父親做過官，現在歸隱了。王小姐遺失了金簪兒，想必是下人們竊去的，便叫人到各家押當舖交代：若是有人拿了怎樣的金簪兒要當，一定要把那人拘留究辦。

一天，阿三帶了金簪兒到城裏來，打算要當了牠。當舖裏的人看見那根簪兒就是王家交代過的，便把他留住，等王家的人來認。那末，阿三便被人送到官裏了。

城裏的知縣是一個性急的人，聽見王大紳士送了一個賊來，便趕快升堂提訊。阿三被送到公堂上，很害怕，忽然聽見喝着「威——武」之聲，更是驚怕得很。那官兒看見阿三不像有經紀的人，早已想着一定是賊。阿三又驚得話都

不敢說，只說這是拾得的。知縣大怒：「胡說，該打！你從那兒拾得？」阿三說：「不是我拾得的，是我養的。」知縣更大怒，把驚堂木亂拍：「更胡說！掌嘴巴！」可憐阿三被打得頰破齒血。等到知縣看見打得夠了，怒氣平了說：「阿三，招了罷！」阿三還是哭着說：「大老爺，真是冤枉！實在是那隻『丫力』拾的不信，可帶了鳥兒來問一問。」官兒看阿三說得實在，便叫人同阿三去帶鳥兒來訊問。

鳥兒帶來了，知縣便再訊問，果然那『丫力』說是牠拾的。知縣問：「真的嗎？」鳥說：「真的！」知縣便放了阿三去。

但是，知縣要怎樣辦這『丫力』兒呢？他想一想，說道：「可惡，你這鳥兒應當嚴辦！」便叫人把那鳥的羽毛拔去，任那鳥兒哀求，只是不肯饒恕牠。他笑着看那鳥兒羽毛拔盡，才放了牠去。

可憐的《Y力一》遍身都是血漬，又不能飛，只得一跳一跳地鑽進一條陰溝裏去躲避冷風。幸而那條陰溝通到廚房裏，《Y力一》兒時常在溝仔口得了些東西喫，不致餓死。在陰溝裏得了地氣溫熱，也不苦寒，《Y力一》兒便在那里過了一冬。

寒季去了，《Y力一》兒在陰溝裏養得肥起來，羽毛長得又黑又美了，可是牠還不能飛得高遠，只在各處覓食。

一天，牠飛到附近的一個廟裏，那神座底下有些白蟻，《Y力一》兒啄食白蟻，不覺地鑽進神像肚子裏去。原來那神像是木頭的，生了白蟻，所以肚是空的。這真不錯啊！裏邊又乾燥又溫和；而且時常有人來供奉神明，《Y力一》兒等人不見，便飛出來啄食那孝敬神明的東西。

這不是奇事嗎？神明本來不喫人家的東西的，現在這小廟的神明忽然喫

起人家的東西來。於是，全城都傳說起來。

但是不只喫東西，牠還能說話！這是何等的真實啊！聲音確是從神像肚子裏說出來的。而且來下愿的，有人病竟然好；有人丟失孩子又找到。於是香火就大盛起來。來了！你將看見『Yカニ』兒怎麼樣報牠的仇了！

知縣有一個愛兒病了，喫藥都不見好。有人告訴知縣太太說：『某廟的神明非常靈顯，會說話，會喫東西，真的「有求必應」』。知縣便和太太一大清早誠心地到小廟裏燒香許愿。問問神明應當喫什麼藥，或是用什麼法子可以醫好他們的愛兒。

『Yカニ』兒在神像裏邊聽見知縣爲他愛兒祈求，便說道：『不！你的兒子不會好了！因爲你做人太壞！』知縣和太太大驚起來，連忙跪下哭求，下了許多愿。到了後來，神明才說：『那末，現在給你點兒責罰，把你的鬚鬚一根一根的拔

去，你的兒子的病才會好。」

知縣怕痛，但是當不起太太的哭求，而且真的盼望愛兒的病好，不得已答應了。

知縣太太便叫人拿些溫水來，把知縣的鬚鬚擦擦，於是動手掇拔了。可憐知縣兒咬住牙根呻吟着，讓他們一根一根的掇拔，有時哀求神明饒恕他，但是神明不許。等到拔得乾淨，知縣已經差不多昏暈了。

忽然間一隻又黑又美的丫丫兒從神像底下飛出來，唱着歌兒說：

「力丫 力二 力二X！」

力丫 力一 力二X！」

你掇我毛！

我掇你嘴鬚！」

一邊唱，一邊飛翔找阿三去了。

豆仔鳥

在我們鄉間有一種小鳥，當着黃豆開花的時期就出現。牠的聲音是這樣：「弟——弟！」有時變聲說：「Chhe bo（尋無）」到黃豆已經收穫，豆株枯萎的時候，就不見了。所以我們叫牠豆仔鳥。

相傳有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人死了妻子，遺下一個孤兒。後來再娶，又生了一個兒子。這後母當然不愛前妻的兒子，可是因為丈夫在家，不敢十分虐待，兩個都漸長大起來。但是後來這個人也去世了。

他們住在近山的地方，種植些農作物過日子，但是有些田園卻在山裏頭。

種豆的時候到了，這後母叫他們兄弟來，給他們各人一包豆種，說：「你們到山裏去將園地掘好了，把這些豆種好。你們在那邊草寮子裏住着，等這些豆萌芽，成了苗，然後回來。若是豆不成苗，不准你回來。誰先萌芽的先回來，但是那種不成苗的人必須在那里等候；不准回來見我。而且在路上不准你們看那豆種。」

他們兄弟兩人便帶了豆種和乾糧去了，到了半路，弟弟說：「我們且在這兒憩息一下罷！」便在一株樹蔭裏坐下，取了些點心喫。

忽然間弟弟想着要解開豆種看看，定要哥哥也給他看看他的豆種。他覺得哥哥的豆種顆顆都很圓，比他自己的又大又好。原來他的母親給他的是生的豆種，給他哥哥的卻是蒸熟的——是要叫他哥哥種不成苗，不敢歸來。

這個小孩子那里曉得。他只覺得哥哥的豆種比他的又大又肥美又大，所以定

要和他哥哥對換。後來，他哥哥也只得答應他對換了。

他們到了山裏，把園地鋤好了，佈下了豆種，便在園邊的草寮住下。

過了幾天，哥哥種的豆已經發芽成苗了，弟弟的卻一顆也不曾出，哥哥記得後母的話，「誰先萌芽的先回來。」他便吩咐弟弟好生看顧着豆園，留了乾糧給他，自己先回家去。

後母在家天天盼望自己的愛兒歸來，可是現在卻是阿大回來。她很怒氣地問他「爲什麼先回？」阿大說，「您不是說『先萌芽的先回來』嗎？我種的已經全都出芽了，弟弟的還未；所以我就留下乾糧給他看守，自己先回來，恐怕您有事情叫我做。」

後母覺得十分的奇怪，她不是明明給他蒸熟的豆種嗎？爲什麼他種的萌芽，而他愛兒的卻種不成苗呢？他很嚴厲的查問他是不是在中途看了豆種，和

弟弟的對換？阿大只得照實告訴她，是弟弟解開來，一定要對換的。

她又着急又氣憤，怒氣冲天的罵阿大，說他不應該和弟弟對換，又先自歸來，任他弟弟一人在山裏獨住，那邊是有老虎的。她命令他去找尋弟弟一同歸來。不然，不許一人自己歸來。阿大便急忙再往山裏去了。

但是像有什麼先兆告訴她的心，她覺得愛兒已經被老虎喫了。於是，她的憤怒變成憂愁，恐怕和悲哀了。她哀哭着，怨悔着；此後一生便在憂苦裏過活。

阿大到山裏找不見他的弟弟，他遍山裏尋找，只是沒有一些踪跡，只有一處有些血迹。他很着急的尋找，可是仍然沒有見着弟弟；他又不肯歸家。最後，老虎又出來咬了他去。老虎咬他的時候，他的心血濺出來，噴在一株樹上。那心血後來變成了「豆仔鳥」，所以還是飛着找尋弟弟，而且時常叫着：「弟——弟！弟——弟！」有時轉聲說：「尋無！」

原因。

這就是「豆仔鳥」只在黃豆開花成熟的時候出現而別時都沒有看見的

七星仙女之一

許多許多年以前，有一個農人很有孝德，品行很好，可是很窮。他一人盡力耕作，只是養活自己和老母二人而已，沒有錢可以娶妻。祇是他仍舊力田，「不怨天，不尤人。」

天帝看見他怪可憐愛的了。所以召了七星仙女來，問甚麼人願意下凡給那人一點愛情，做他的妻。她們之中最小的一個答應下凡。

有一天，這個農人從田間回來，他的老母很喜歡的告訴他：有一個孤身女子願意來做他的妻，很美好的。果然，那個女子出來相見，生的美麗，又很大方。於是，他們拜了天地，很快樂的成親了。

從此，他們便很歡樂親愛。你可以想見他們的快樂美滿的家庭。而且，田園收穫也漸漸豐富，家事也漸寬裕起來。不久，生了一個小兒，他們家庭愈覺得完滿快樂了。

但是，三年的期到了，仙女必須歸去天上，所以仙女便明白的告訴那農人，託小兒於老母，飛昇去了。她警誡說：「不要漏洩給外人知道。」

小孩子漸漸長大，到了十餘歲，農人送他入塾讀書。剛好，那先生是有名的鬼谷子，天文地理術數無所不曉，差不多是仙人的樣子，只是還在人間教授生徒。

那小孩子生得聰慧可愛，先生也很愛他。但是他時常看見別人都有母親，自己沒有，便悲哭起來。先生問他為什麼悲哀，他說因為沒有母親。先生問：「你的母親是不是死去了？」他說：「不是，母親沒有死去；但是不能夠見面。」鬼谷

先生覺得奇怪，便屈指一算，早知道他的母親是仙女下凡的，並且曉得是七星仙女之一。他因爲很愛惜這小兒，所以說：「你不要憂愁，我可以教你看見母親。」小孩子問道：「怎麼樣能夠同母親見面呢？」

鬼谷先生便拿了書來，排下干支，——那時原有兩種干支，各有六十甲子：一算天上的事情；一算人間的事情，詳細推算，說道：「你在某天到某山中去，那邊有一條小溪，在正午時有七隻白鶴飛下來洗浴，那便是七星仙女。你要先躲着，等她們洗了浴要飛去的時候，你向那隻毛羽略鬆的白鶴哭呼『母親』，她便會現出真相，是一個美麗的仙女，同你相見。但是切不可說是我教你這樣的！」

小孩子很歡慰的等到那天，照了先生的話，去某山中等候。到了正午，果然有七隻白鶴來小溪中洗浴。她們都是很皎白美麗的，只有一隻羽毛略鬆，因爲她生過兒子的緣故。洗了浴之後，一隻一隻的飛去，最後是他的母親了，小孩子

出來哭呼着「母親」那仙鶴回頭一看認得她的兒子愛情一動於是現了真相來看看她的兒子。

你想她們怎麼樣的快樂啊！真是又歡喜又愉悅！她愛撫了一回，但是必須回去天上，不能再延了。她給了他些寶物，親吻他。後來問他怎麼會知道，小孩子照實說是先生教的。她說：「這樣，我有一個葫蘆送給先生，你帶回去。若是先生的大門關着，便隔牆擲進去給他。」說了，化成仙鶴飛去。

小孩子很歡喜的回來，跑到先生家裏，那時鬼谷先生正在塾中靜坐休養，忽然血心來潮，屈指一算，說道：「不好，不好！」忙叫兩個生徒快去家裏告訴師母：「趕快把晒的書籍收起來，誰來叫門都不要開。」生徒跑去告訴師母，正在收拾書籍時，仙女的兒子來了，看見大門關着，便把葫蘆隔隔擲進去，立刻起了火把書籍燒着。幸而早已收起一半，燒的一半正是那能夠推算天上的事情的

六十甲子。從此便無人能夠知道天上那些仙人的事情了，祇有鬼谷先生——然而他再也不敢漏洩天機了。

到了現在，那七星的末一顆，光彩還是較爲黯淡，就是因爲她曾經下凡，做過母親的緣故。

龍女

從前，在雲霄的海濱的地方，有一個寡婦，祇有一個小孩子。她苦守着兒子，希望他長大成人。但是她們家道很窮，靠着做工度活，她的兒子不覺也已經十四五歲了。

有一天，她買了一尾鯉魚要做菜，教她的兒子去殺。他的兒子拿魚到灶下去，正要批鱗的時候，忽然看見魚的眼睛有淚珠兒澄瑩，心中覺得很不忍，便放下牠，跑來向母親說道：「媽媽，那尾魚我很愛牠。請你給我，我要養活牠。」——好不好？」他的母親說：「可以，若是你要養活牠。」於是，他就欣然地把鯉魚放在一個小缸裏，天天把食物給牠養着。

但是，有一天，震雷下雨的時候，那尾鯉魚忽然不見了。小孩子覺得很奇怪，有點傷心，但有甚麼法子呢？稍久之後，他也忘懷了。

到了夏季，天氣很熱，小孩子們都到海濱沙泊洗澡玩耍去。當然，我說的那孩子也是常常去洗澡游水的。有一天，他洗完澡，躺在沙泊上憩息。忽然間，他的面前有一個奇樣的人，向他說：「我們主公請你去！」他覺得奇怪，向來不會有甚麼人請他的；而且請他做甚麼呢？但是，小孩子是容易請的，他就隨便地隨着那人去。

那奇樣的人領他在海底行走，一直到了龍王的水晶宮殿。你可以想見那水晶做的宮殿是何等美麗奇壯啊，珍寶珠玉，各項都有，傢具都是光彩奪目的。並且，你可以猜想海龍王是怎麼的奇形怪狀的啊——不，不！你這個猜想是錯的！龍王是一個和靄的人，同我們一樣，祇是年紀老點，有些鬚而已。他看小孩子

來到，很歡迎他，同他牽手，叫他不要害怕。他說：「我的小女前回誤被人拘捕幸而得着你的恩惠，不傷害她，真是感激。所以我今天特爲請你來玩，讓我們向你道謝。」小孩子聽了，覺得奇怪，因爲他不懂怎麼一回事。龍王吩咐請公主——龍女——快出來叩謝恩人。並且指給小孩子看他的珍奇的東西。

稍停，公主出來了。這是一個美麗的龍女，美麗得像天上的仙女一樣。她出來，慌忙和小孩子行過禮，起來向他說：「我蒙你救命的恩，非常的感激。那回，要不是你，我已經死了！謝謝你的仁愛的恩惠！」小孩子總是很奇怪地看着她，說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甚麼時候救你？」龍女說：「啊，你不曉得？我就是那尾你不忍傷害的鯉魚，龍王的女兒，因爲出遊被捕。幸而你不忍殺我，並且養活我。後來是雷雨的時候，我的父親，就是他——指着龍王——接我回來。你記得嗎？」小孩子說：「啊，你就是那尾鯉魚！我記得！」他才明白她的父親那麼和靄。

而又敬意的請他來玩的緣故。

龍王的王妃也來了，她更欣喜地向小孩子道謝。龍王教她們領他到各處遊玩，因為他有事要辦。龍女領着恩人到各處觀看，給他講解一切；甚至她的閨房裏的東西，因為他還是一個小孩子。這是龍宮最偉麗的地方了：有各樣的大珍珠當作燈點，光彩非常的悅目；有紅珊瑚的床；有蛟綃的帳；有碧玉的椅；有桃色水晶的窗；有各色各樣的東西，在人世不能見到的，你不能舉出牠們的名稱。小孩子非常的喜悅觀看，而且還聽着美麗的龍女的說明。

後來，龍女暗暗地告訴他說：「停回，你要回去的時候，我的父親會贈送你點東西。他若問你要甚麼東西，你說不要別的，只要那『如意磨』。這是龍宮的三件奇寶的一件——第一件是一口寶劍；第二件是一顆奇珠——那是我母親嫁時帶來的；第三件就是這『如意磨』。第一二件是鎮宮的寶物，不能要的；

『如意磨』可以給你。你若耍甚麼東西，對『如意磨』說一聲，牠就轉着，你所要的东西，不論珠寶金銀綢緞或食物都可以如意地叫牠轉給你。這於你是頂有用的。」小孩子說：「是的，我曉得。」

龍王請小孩子喫些奇異的點心，要送他回去。他向小孩子說：「我要送你些寶物，你要甚麼，我都給你。」小孩子說：「我不要別的，只要那『如意磨。』」龍王覺得有點捨不得，但他確是女兒的恩人，而話又已經說出，不能不答應。於是，他答應借給他三年，在三年中讓他要甚麼就有甚麼，已經很夠了。等三年之後，他要收回這寶物。他帶小孩子看那「如意磨」，告訴他可以隨意命令牠變大小。果然，小孩子教「如意磨」變成很小，放在手心拿着。於是向龍王、龍妃、龍女道謝辭別回去。

天色晚了，小孩子睡在沙泊上醒來，覺得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想那些

夢境的情形，覺得很真。更奇怪！他手裏有點甚麼東西！他起來一看，果真是一副很小的磨子。他很喜歡地跑回來告訴母親。

他的母親正在怒氣，看見兒子那麼晚歸家。他告訴了一切的奇遇，並且那「如意磨」在他的手裏。於是，母子都很喜歡快樂地親嘴，覺得她們快成富人了。母親說：「現在讓我們試試看這『如意磨』。你不覺得餓嗎？先叫牠轉點好的點心來喫！」他果然教「如意磨」變大，轉些美好的點心出來。那「如意磨」真是寶物，教牠轉就轉，教牠停才停。

甚麼東西都有了，他們母子已經是最富的人了。他們蓋造大廈，買田產，是頂快樂的人了。不久，她還替兒子定下親事，是那地方頂美麗的人。

他們過着快樂富貴的生活，許多人都非常地羨慕他，但是不曉得他怎麼致富的。而且他家裏的珍寶都不是金錢買得到的。後來漸漸地曉得那「如意

磨」的事情。

不幸的事情到了。有盜賊聽見這件事情，便打算來劫他的寶物。盜賊是從別的地方來的，他們牽了一艘銅山載鹽的帆船，強迫舵公駛到雲霄那小孩子的鄉村。

他們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把路途都探好，等着潮高的黑夜來搶劫。他們果然劫去那「如意磨」。但是我們的小孩子已經夠富了。

盜賊們回到船上，很喜歡地叫舵工駛回家。他們每餐叫「如意磨」轉着山珍海味酒菜出來，大喝大喫。快到銅山的一晚上，他們暢懷喝酒的時候，盜賊們叫舵公來，問他要甚麼東西，因為這一個多月真辛苦他船上的人們。舵公說：「如果你們喜歡賞賜我們，叫那『如意磨』轉給我們一船鹽就夠了，因為我們本來是要來載鹽的。」盜賊們答應，吩咐「如意磨」轉出鹽來，他們又開懷暢飲，

一直到全都醉倒。

到夜間，那「如意磨」已經轉滿了全船的鹽。但是，這「如意磨」要等人叫牠停止才停止的，牠一直轉到船不能再載，沉下去。盜賊們全都淹死，船上的人會水的都泅水逃生。

但是，那「如意磨」沉到海底還是轉着不停，一直到三年滿了，龍王記得，便來收牠回去，已經轉了兩年多的鹽留在海底了。

你不相信我說的龍女的故事是真的嗎？我敢保證這是真實的。讓我拿出證據來給你們看——現在銅山附近的海水特別的鹹，而且可以曝成食鹽，這不是最明確的證據嗎？

田 螺 精

從前某地方的鄉間，有一個農家的寡婦和一個兒子，守着些田園耕作度活。她是很耐苦而且很慈善的，常常教兒子行善守分，盡力工作。她的兒子已經十幾歲了，很會做些田園的工事了。他的名字叫甚麼？說的人沒有對我提起。讓我們叫他阿大罷！

阿大從小就幫同母親在田裏做工。一天，他拾得了一個大田螺，帶回家裏，因為小孩子好玩，便用一個水缸養活着。已經一年一年地過去，田螺也養大起來。阿大覺得很愛牠，常常換水換土養着。到長大時從田裏回來，還是一定去看他的田螺，同牠說些小孩子話玩耍。

阿大二十歲的時候，母親病了好久便死去了。我們曉得阿大是怎樣的愛他的母親，他非常地悲痛着，常常哭泣。但是，母親死去是不能再回來了。阿大只得每天自己去耕作營生，而每天回來又得自己做飯，很孤單地自己過活。

他覺得太寂寞了，太孤單了！是的，我們也覺得他孤單得可憐的！但是，有一個他心愛的東西，他回來還是去看牠，同牠說話，略爲破他的寂寞。

有一天，他從田裏回來，桌上放着些熱的菜，甑子裏盛着香噴噴的飯；而且，他早晨因爲懶得洗放在碗桶裏的碗，箸，都已經洗得乾乾淨淨地放在架子上；向來不會摺好的被褥也摺得好好地；不大打掃的房間變成很乾淨的。這真奇怪！哉！甚麼人替他弄好這些事情呢？但是，阿大不會因爲疑惑而不喫，他的肚子已經餓了，坐下去很快活地喫着。從此，天天都是這樣，比母親在時收拾得更整潔更有次序，而每天都替他煮飯燒菜，要是他有米和菜放着。

這究竟是誰任是頭腦怎麼簡單的人也會發生疑問，一定要查個明白。阿大也天天故意早點回來，要看是誰替他弄好這些事情。但是每天回來總是不見有人在家裏，門又鎖得好好地。有一天，他就不鎖門而於中午回來，他不敢出聲，躡着足步潛行至廳裏窺看。啊，奇怪！有一個女郎在灶下洗着碗箸。這是誰？他不認識，而且是這麼美麗！他不能不出聲的一呼，那女郎一聽見有聲，慌忙走入缸子，縮下去。阿大走來看的時候，已經沒有甚麼，祇他養的大田螺在缸裏。

阿大每回這樣窺看，都是這樣的走入缸裏而沒。他開始想念着，因為他本來愛這田螺。而且她又那麼美麗，阿大又已經成年了。他向田螺訴說他的愛，他謝謝她的勞力和情誼。然而，田螺精不曉得是怕羞，還是怎樣，總不肯出來和他說話。

阿大無法，只得想計能夠騙她出來而且阻擋她回到缸中。他想得一計，早

晨他假作出去，潛伏在缸邊，等女郎出來之後，他忙快把那田螺壳拿在懷裏，那女郎着急要來奪回，阿大祇是盡力掩護不放。後來，田螺精無法，祇得聽着阿大，把田螺壳去收藏在堅固的木箱裏。

阿大快樂地向她敘說他的愛情，他的想慕，那女郎靜靜地聽。她的嬌羞不久也略自然起來，和阿大說話，她也是愛阿大的。於是，這青年壯好的農人和美麗的田螺精成了夫婦了。他們很青春，很愛好，很快樂地過活，

幾年過去了，他們生了小孩子，多麼快活啊！這樣，到了再十幾年，小孩子們有的快長大了，有的還三四歲。

有一天，阿大整理家中的東西，把木箱倒出來曬太陽。那大田螺壳給小孩子看見，問他的父親是甚麼東西。阿大因為他們夫妻已經十幾年的相安，不以為意地給小孩子拿去玩，並且教他們用箸擊着，唸道：

「Khok! Khok! Khok! 這是你老母兒的老螺壳!」小孩子很有趣地在院中一邊打着一邊唱着玩。母親在灶下聽見,走出來一看,趕快拿來丟到水缸裏,她自己也縮進去,再也不出來了。

牛郎和織女

牛郎和織女是天上的星宿，但是他們是常別離的夫婦，只能一年一回的見面。有好許多關於他們的傳說爲人所熟識，你們大概也都聽過了。我現在來說一件關於閩南有趣的傳說，和別的有點不同的，給我的讀者。

這是幾千萬年前的事情：那時織女還出未嫁。她是天帝的孫女，非常的美麗，非常的端淑，又聰慧而又很勤懇的。人家稱她爲「天孫」，但又因爲她的善於織錦，稱她爲織女。

「天孫」已經長大了，祖父爲她選擇孫婿，沒有適當的人。「天孫」又終日織錦工作，不肯言笑。天帝很覺得青春的女郎不應那麼悵鬱，常叫女伴引逗她笑。

取樂，可是總不能夠，天帝無法，於是下諭說：「有誰能引得『天孫』一笑的，我便將『天孫』嫁他爲妻！」

天上所有的少年星君都來了。誰不願意做天帝的孫女婿，天上最美麗最巧慧的織女的夫婿？各個試了他的能力，要引織女的一笑，沒有一個能夠！織女每天總是靜默地織錦，不理他們。沒有一個成功，全都失敗了去。

天帝的牧牛的星君，人家叫他牛郎的，是一個活潑的青年，非常地伶俐刁皮。他聽見天帝的諭旨，並曉得那些星君的失敗，他也來到天孫的面前，希望引她一笑。這時候，織女剛在洗頭髮。她的頭髮是怎樣的美麗啊！而且她的頭髮是非常的長，長到身子站着，頭髮還有數尺散在地上。所以，她須得把頭髮披在竹篙上梳着。於是，牛郎也到天河中洗頭髮。這牛郎從小就是臭頭（癩）的，所以頭髮不過數根而已，他也竟然仿效「天孫」的樣子，把幾根短髮披到竹篙上。

去梳着。織女看見這滑稽極了的表演，不覺地「莞爾一笑」。

天帝果然把織女嫁給牛郎了。他和她卻是非常的恩愛，於是他們很快樂地過着日子。

但是，因為他們倆的歡樂過甚，把正事荒棄，牛也不大管顧，錦也不大織了。天帝遂怒着命令他們分居，各在天河的一邊，一個牧牛，一個織錦。只許他們每年的七夕，一回的聚首。這冷酷的責罰是非常的打擊於他們恩愛的夫妻。

而且，七夕一到，織女到他們家裏來，因為牛郎的懶惰，終年的碗箸放着不洗，織女只得替他收拾一切，一邊同牛郎談敘衷情。等到洗完碗箸，整理一切，天已經亮了，他們只得分離了。

每個七夕的次天黎明的時候，常常有細細的雨，那就是牛郎織女離別時流的淚。

白賊七仔

在閩南留傳着白賊七仔的故事。大概白賊七仔是確有其人，所以現在斥人說謊，還是說：「你這個白賊七。」因為閩南話說謊就是「白賊」。

白賊七仔大約還有幾個兄弟，他排行老七而又以說謊出名，所以人家都叫他「白賊七仔」。記不真是否帶有童話的故事，說一個人因為無子，虔求甚麼神仙，後來那仙人賜他一顆柑（橘子），叫他拿回給妻喫，喫柑的一瓣可生一子。那人拿回去，給妻一氣喫了，便一胎生十子。那十子都有異稟：大鼻一，凸額二，長手三，長脚四，大食五，大屁六，白賊七，善哭八，大力九，鐵頸十。他們弟兄面容都是一樣，祇有需要時才施展他們的異稟。

他們兄弟的故事是很有趣的。因爲十個兄弟都很會喫，把財產都喫完了。而「大食五」又特別的大食。「長脚四」每天到海裏去，他站在海底，身體還高出水面，等潮退下，他才上來，脚毛上纏滿了好多魚蝦，帶回去做菜。但是「長手三」可以在家裏伸手到街上的糕餅食物鋪拿東西喫。因此人家到官裏控告他們。他們弟兄一回換一個到官裏去，各有作用：「大屁六」用大屁彈倒官兒，和要打他屁股的人「善哭八」一哭，眼淚像泉水般流淹公堂，把棹椅都浮起來；「凸額二」把頭額一撞撞死官兒；後來官派兵來捉他們，「大鼻一」把鼻孔平放地上，官兵到那里以爲兩條小巷，一進去給他一哼氣，把官兵都吹出幾里之外；最後來，「大力九」施展神力怎樣的同官兵打，「鐵頸十」被捉，要斬首砍不斷。這故事彷彿是「白賊七仔」得最後的勝利，可惜我忘記了。

白賊七仔又自己另成一個故事。我以爲這是當時確有其人，以善於說謊

著名。也許有一二段是附會的。現在我把聽到的記起來：

白賊七仔很窮，但是他的岳父很有錢，是個貪吝而有點獸氣的鄉間富翁。白賊七仔因為要借錢不肯，所以想計騙岳父的錢。同妻說好了，某日岳父要來，先預備豬肚和雞煮得很爛地等着。岳父來，他立刻叫妻殺雞，自己出去再買一個豬肚來，吩咐妻快煮，即午要喫。這樣，不到十分鐘，雞和豬肚都已煮得十分爛熱了出來。他的岳父覺得十分的詫異，問他怎樣能那麼快而又爛。他起先不說，後來十分鄭重地說是祖上遺下的寶物，一件名叫甚麼的寶鼎，無論甚麼，祇須三束的稻草燒着就爛熟了。他的丈人覺得這寶物又希奇又適用，於是便要同七仔買，七仔一定說是祖傳不能賣的，後來十二分的情面上才答應一千兩銀子賣給他。

他的丈人十分歡喜地買了一件銅的鼎仔回去，他的妻問他，他還不肯說，

什襲珍藏着。一天，特爲大請客，要賣弄他的寶物。他吩咐把東西洗好弄好，但不
要燒，等他命令才煮菜。客到齊了，快要過午了，他儘管讓妻和下人催問不理。後
來才命令說：「菜預備好了！」放下鼎！「生火！」把一束稻草塞進去燒火！「再
一束！」又一束！妻同下人都忍着聽他吩咐。到三束燒完，又命令說：「好了！裝
上大碗，捧出來！」妻說：「甚麼？還未熟呢？」大家都笑出來。富翁大罵：「豈有此
理！」但是再燒了幾十束稻草才熟，客人已經餓得可以了。

白賊七仔曉得他的丈人被騙，一定會來向他計較，所以時常打聽着。一聽
見了這段事發生，遂想出一計預備對付。他又同妻說好，吩咐她怎樣怎樣，可以
再賺他一千兩銀子。那一天，他的岳父來了，大爲責問七仔怎麼騙他？七仔一聽
連說：「奇怪！豈有此理！」遂叫他的妻出來問道：「你把那一件鼎給阿爸？」妻
說：「就是擱在某處的一件。」七仔勃然大怒，說：「可惡！你怎麼拿錯？我告訴你

的是在某處的眞可惡害阿爸出醜」一邊說，一邊到裏面取出一條棍子，向妻頭上用力一擊，妻立刻倒地，白涎沫直流的死去。

他的岳父一見，大驚道：「七仔，你怎麼打死我的女兒？就使有甚麼錯處，也不應當打死她。現在怎麼辦？」七仔只是微哂着，說道：「該死！眞可惡！」後來，丈人急了，說：「究竟你是怎麼樣？還不快去請人來救活！」七仔說：「不妨，我有法子。我這條棍子是有名的『陰陽棍』——一件奇寶，一頭是黑的，一頭是紅的。若是把黑的打人會死；但若把紅的一頭把被打的人點三下就可以活轉來——頭一下點着，就會呻吟；第二下點着，就會開眼睛；第三下點着，就會活起來坐。」丈人問：「果真？」七仔說：「不眞，我也不敢打她了。現在你看。」

果然，七仔把棍子紅的一頭向妻一點，妻立刻呻吟起來，第二下點，眼睛徐徐地張開；第三下點，立刻坐起來，向七仔怨責。七仔不理她，祇取了一碗水給她。

飲下。妻果然起來向父親訴說怎樣常受他的打死又活轉來。

七仔的岳父覺得這棍子很有用處。他想：他的後妻時常同他爭打，也可以這樣教訓她一下子。於是同七仔商量要買這條「陰陽棍」。七仔起先也是一定不買，到後來才答應一千兩銀子賣了。

七仔的丈人喜歡的帶着棍子回來，放在他自己的房裏。一天，他同後妻又爭吵着，他立刻到房裏拿出棍子來，說要打死她。妻以爲是說着氣話，不提防果真把棍子向頭猛力一擊，立刻倒地而死。大家都很奇怪，說：「員外打死妻了！」他還是不以爲意，說：「無妨，你們看我的寶棍。我這寶棍一點，她立刻會出聲呻吟；點二下，眼睛就開了；三下，就會坐起來。」於是，大家靜看着他怎麼點活。他十分鄭重地一點，不見出聲；再點一下，還是靜着；點了三下，一點聲響都沒有。於是着急起來，連點數下沒有動靜，俯下細看，原來已經死去。大家都忙來救治，已經

不能活轉了。於是，只好預備喪事，等着外家來爭吵，打官司罷了。

員外又氣又惱地要來同七仔計較，騎了匹千里馬趕來找七仔，打算要扭他到官裏去。可是一到七仔的鄉里，剛剛碰着七仔騎在一頭五色斑斕的異獸上面。那異獸真是奇異，有角，有五色的斑紋，同馬一樣的大小。真奇怪，這是甚麼獸，一向不曾見過。員外覺得希奇，便問七仔道：「七仔，七仔，你騎的是甚麼獸？」

七仔說：「這是萬里彪。我剛從某處跑回來，一點汗也沒有。而且跑得真快，千里馬跑不吸牠的一半。」員外又覺得有點愛這萬里彪了，問道：「可真是這樣？」

七仔說：「不信，你騎騎看。我同你對換騎着賽跑一趟，我的萬里彪可以讓你的千里馬先跑一刻鐘，不一刻便追上你。」果然，員外和七仔對換騎着，七仔騎在千里馬上，員外騎在萬里彪上。七仔吩咐說：「你等我先跑一刻鐘或半點鐘，都可以趕上。我先跑了！」於是，七仔鞭着馬飛跑去了，員外在那兒呆等到一刻多

鐘，也揮鞭趕着萬里彪快跑。奇怪，祇是怎麼慢慢地走。員外氣起來，猛力鞭策，那獸一奔馳起來，把員外掉在地上。那獸儘管奔馳去了。原來那獸是一頭牛，用色彩塗上，彷彿看不出來。七仔卻早已帶好銀兩，又承丈人送了一匹千里馬，逃避到外地去了。

一年之後，七仔回來了，他已打聽過他岳父的官司已經完結了。但是，員外卻不會忘記七仔的騙他二千兩銀子，害死他的妻，累他官司花了幾多銀子，還帶了他一匹千里馬跑。於是，召集了好多被他騙過害過的人們來，教他們把七仔捉到，吊在海濱懸崖的一株大樹下，臨大海，使他呼救無門，死在那里。員外自己並不出面。

七仔被吊在樹上，下臨大海，真是無計可施，他自己也覺得安心等死了。不久，有一個駝背的趕着一羣鴨子到海濱來，七仔立刻生了一策。他遂用力掙扎，

使身子一來一去，像打秋千一般的，口裏唸着：

「ㄈㄣ囉ㄈ！」

隱龜「ㄈㄣ到直！」

「ㄈ囉ㄈ！」

隱龜「ㄈㄣ到直！」

這樣唸着，又說道：「噫，奇怪，真正會直！」（這是閩南話：「ㄈ」是吊着搖來搖去的意思。隱龜即駝背。）

那駝背的趕鵬到海濱，看見一人吊在樹上，口中儘管唸着這些話，覺得奇怪，便問他爲甚麼這樣。七仔於是大肆如簧之舌，說起以前他也是駝背，怎樣的苦，後來有人用這法治好駝背，他才叫人把他吊好，要這樣吊着，口中時常唸這些話，三天就可以變直了。並且，他已經吊了三天了，晚上他家裏的人會來解他。

下來，從此不苦駝背了。

駝背的人本來時常覺得非常的痛苦，一聽着有法子，非常快活，很想一試。便和七仔商量，讓他來吊尸。後來七仔慨然答應了，讓他來代爲解開，把他依樣吊上去。七仔問道：「你的家在那里？我替你把鴨子趕回去，吩咐人到三天來放下你，那末『隱龜』一定會直了。可是要唸着才行！」於是，七仔便趕着鴨子回去了。

員外想着七仔這回一定死了，不意再幾天七仔公然來拜訪他。七仔穿着非常美麗的衣服，而又非常的恭敬，來問候丈人，使丈人覺得十分的詫異。他詐爲不曉得七仔被吊的事情。七仔卻詳細敘述他怎樣被人吊在海濱，但是「吉人天相」，繩子斷了，丟在海底。他起先暈迷去，後來一醒覺，卻是在龍宮裏。他舖說龍宮的美麗，海底的奇境，和那些珍寶，夜光珠，避水珠的奇觀。員外聽得他的

敘述非常有趣，便欣羨起來，說：「要是能夠去玩一玩，看看仙境，豈不是千古的奇遇嗎？」七仔說：「我所以回來，一來是看看妻子，再去任海龍王的官職；二來因為明天是龍王的誕辰，海底開慶祝會，非常的熱鬧，龍王叫我當招待。所以若是你老人家要去玩玩的話，我可以帶去看看。」丈人問他怎樣去。七仔說：「祇要預備一個大缸子和一個打稻的木桶，我和你一坐缸子，一坐木桶，一邊浮着，一邊擊着，當作鑼鼓去慶賀海龍王的。龍宮聽得有人來祝賀，便會來迎接我們。」員外果真歡然換了衣服，帶了一個大缸和打稻的木桶，同七仔到海濱來。

七仔同丈人到海濱，便讓丈人坐大缸，自己坐木桶，兩人浮在海上，一邊擊着，一邊划到海中央去。到了離岸好遠，七仔盡力把丈人的缸擊破。這樣，丈人便沉下去，七仔卻划回來，上岸到家裏去了。

（這個白賊七仔的故事，照我看來，完全是杜撰出來的。不過依普通說話的斥責人說謊，都是說道：「你這個白賊七」或是說：「你不要白賊七」可見當時是有怎樣的人，善於說謊騙人。不過這些是編成的，決不是事實。事實怕已失傳了。）

邱蒙舍

邱蒙舍的故事，流傳於漳州的平和漳浦一帶。據我所聽到的，他是平和坂仔的人，一個富翁邱百萬的孫子，很愛誑騙戲弄人家。他的真名不傳，人家都叫他邱蒙舍。「蒙」字讀去聲，是誑騙人的意思。據說現在坂仔的禮拜堂就是他的樓屋的廢址，叫做「邱厝」。但我的朋友松子是漳浦人，說他是漳浦杜薄人，稱爲「邱大舍」；乙趣也說是杜薄人，稱爲「邱弄舍」，「弄」是戲弄的意思。總之，確有這樣的人，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樂天玩世的人。這些故事據說都是事實。

一 頂廳誑下來

邱蒙舍自少時喜歡誑騙人家，人家常來投訴他的父母。有一回，他的祖父怒責他，並說：「畜生！若是這麼善於誑騙人家，現在先誑我罷！我在下廳，你能夠誑我到頂廳去，那末我才說你能，後此不再責你！」

蒙舍想想，說道：「從下廳到頂廳有點爲難，若是從上而下，頂廳誑下來容易。」祖父說道：「這不是一樣？」便到頂廳靜坐，等他來誑，好久沒有動靜，等得不耐罵起來了。蒙舍卻嘻嘻笑道：「你教我誑你上頂廳，不是已經到頂廳去了嗎？」祖父不覺自己也好笑了。

二 父親在中庭晒日

一天，蒙舍的父親從田裏回來，很氣憤的說：「你這畜生，天天都被人家投訴你的誑人。究竟怎麼善的誑騙，能夠誑我才算能。不然，我先打死你。」蒙舍笑道：「誑你不難，可是不敢。」父親說：「不妨，若誑我不了，此後便永遠不許誑人。」

他道：「誑你麼？那很容易！你拿把交椅在庭中坐，等我誑到你自已笑愚才算數。」

他的父親果然拿了把交椅坐等。蒙舍卻在廳上慢慢的泡小種茶，詳細的品評。那時正是六月的中午，父親晒得熱了，而且剛從田間回來，肚子又餓，便罵起來：「死孩子，還不快來誑嗎？」蒙舍不理他，儘自喝茶配糕餅。後來看見父親已經晒夠了，才把了一杯茶來奉他的父親。父親還不肯飲，說道：「要誑便快點兒，不然我打死你。」

蒙舍一邊笑，一邊用扇揮熱道：「你不知道你的愚得可笑嗎？現在正當六月天的中午，坐在中庭晒日，世上還有誰像你的愚呢？」父親一想，不禁也笑出來，真是沒有法子教訓他。

三 親少女的吻

內地鄉間的風俗，當新春正月時，婦女多結伴出遊。一回，有幾個婦女到邱

家塾中看看，內中一個少女很美。蒙舍的窗友說：「阿蒙，你真有本事，去親那個少女的吻一下，我辦一席酒菜請你。」蒙舍說：「可以。我要每個親一下，少的親兩下，才算能。但是你要在遠處暗窺，不要露臉。」

於是，走進塾中，向桌上看看，又向四邊尋覓，連聲說：「唔，唔，奇怪！」後來問那些婦女道：「你們有誰拿我們先生的四粒貢柑嗎？」那些婦女辯說「沒有」。他說：「剛剛我出去時，四粒柑子還好好排在桌上。這是我們先生的，回來一定打我。」婦女們忙道：「實在沒有。不信你可搜搜看。」大家都把衣裳振拂，讓他搜檢。但是蒙舍不大搜檢，裝作很憂慮欲哭的樣子，說道：「也許你們喫了罷！」那些婦女說：「實在沒有。」後來他道：「若是喫柑，一定口裏還有柑味，我嗅嗅看。」

那些婦女都覺得可憐他，而且他又生得短小，還像小孩子的樣子，便答應

了。蒙舍果然很正經的一個一個嗅嗅。到了那個少女不免縮避，蒙舍便道：「啊！好像你嗅的。」那少女生氣道：「你再嗅罷！」便讓蒙舍再嗅一下。那個窗友在遠處窺看，覺得很奇怪，爲什麼她們都讓他親吻，而且少女竟讓他親兩下。沒有法子，只得認輸一席酒席。

四 摸老婦的乳

有一回，邱蒙舍和那個窗友閒步，看見幾個婦女在路上行來。友說：「阿蒙，你敢去摸那老婦的乳，我辦一席酒菜請你。但是如果給她罵一句，你可輸給我了。」蒙舍果然答應而去。剛到了老婦身邊，忽然失足，一足滑下水溝。鄉間的路本來很窄，兩邊都是水溝，蒙舍雙手忙向老婦胸前亂扯，老婦也忙扶他起來，那里想到他是故意要摸她的乳呢？

五 十二席酒菜

邱蒙舍要娶親的時候，當然是很熱鬧的，窗友們都到，酒食之間，一個好友說：「阿蒙，你今晚可能把你的新娘的下體印一個模來，我們便不來鬧新娘，我還辦十二席酒菜請客。」蒙舍說：「當真？」大家都贊成道：「當真的！」於是蒙舍便取了一塊田土，用力捏勻，暗中擱在便桶的上邊（漳地新娘用的梗桶是木的，桶牆上邊很厚。）等新娘要小便，覺得奇怪急起時，他走來問她：「甚麼事情？」新娘當然是怕羞，不敢答話的走出，蒙舍卻拿了那土模到外邊去。朋友無法，當然不能夠鬧新娘，反而輸了十二席酒菜。

六 友妻被誣

他的好友也娶了妻子，但是他卻打算取笑他一下。有一天，對他的好友說：「尊夫人與我相好了。」友說：「你說謊！」他說：「不信，我給你一個證據。」友說：「怎麼樣？」他說：「我再同她睡時，暗中做一個記號。」果然再幾天對友說：

「我已經再和尊夫人相好一回，你去看她的屁股便知道。」友大疑，走回家中，定要看妻的屁股。妻不得已讓他看時，原來有兩條黑墨畫的線。問她那里來的，她真覺得奇怪不明白。夫妻大鬧起來，幾乎相打。蒙舍才來告訴他，原來他用了銀一元買好僕婦，當她在舍中洗桶時，畫兩道墨於便桶上邊。當然印上了兩道墨痕。實在是眞惡作劇！

七 與學台托棍

邱蒙舍是一個聰明人，才學當然不壞。不過他生在百萬之家，又是滑稽之流，所以看不起功名。但是父親既然讓他讀書，自然希望高中，蒙舍也就遊戲爲之。每回縣考府考都考得很高，偏偏到了院考就落第了。

有一回，他在院考也考得很好。到了末場因爲學台（試官）出的題是「所謂四民者」，他一想便展開課卷，大書「士農工商」四個字，交卷而出。當然是落

第，他卻一點不在意。

又有一回，因為看見學台是一個又高又胖的，他便在課卷上畫兩個人托棍（俗叫tu chak）較力。一個小的但很有勢的是他自己，一個又高又胖的是學台，被他托得倒退要跌的樣子。他交了卷，又到外邊誑人取笑了。

這樣，他每年都來遊戲的考試，當然有許多的笑話，可惜沒有傳說下來。

八 大的靴子

有一家鞋鋪得罪了邱蒙舍。他便於次年赴考試時來定製一雙很大的靴子。鞋鋪人說：「那里有這麼大的足呢？」他說：「實在山內有人的足那麼大的，橫豎我有錢給你做就是。綬要特別好的。價錢不要緊！」放下了定銀而去。

從此之後，他天天來催促，說是人家要娶親，急要的。鞋鋪的人信以為真，便照他的尺寸製了一雙很大的靴子，所用的料可以做好幾雙鞋子的。他看見他

在製大靴子了，便從此不來問取。鋪東看見幾個月都沒來取，想是已歸山內去了，那雙大靴子很佔地方，料又好，後來便裁翦做鞋子了。

等到大靴子翦了之後，他又來要了。於是大發惱的定要那靴子，說是人家要娶親用的，不能誤事。鋪東說要奉還定銀，他一定不答應，定要再製一雙。鋪東看是沒法，要再製，又恐他不來取，結果認了十一分的，不是同他賠禮，他才一笑了事。

九 放大炮

有一回，邱蒙舍從漳州回來，帶着三架很大的炮子，每架都用兩人抬。鄉間的人一向不會看見那麼大的炮子，問他幹甚麼？他說：「我要擇日來放，讓大家都聽。」於是，一傳百，百傳千，全地方的人都曉得邱蒙舍要放大炮。

邱蒙舍出路帖，說擇定元宵日正午要在某山上放大炮。民衆都於那天趕

到山上等候。但是等候得過午了，邱蒙舍才叫人來通告，說因爲腹痛，不能來，明天準放。

第二天，邱蒙舍果然很早就叫人抬大炮到山上。大家相信這回一定放了，都趕上來。等到過午，大家都餓得可以，蒙舍才來。他一到，喊衆人退下三百步，就要放了。衆人以爲那麼大的炮，一定與平常不同。當炮心點着的時候，有的輕掩着耳朵，有的眼皮微合，不曉得炮聲要怎樣的震轟。炮心燃完了，祇聽見三聲的「拍拍拍！」不過普通的大炮而已，那三個大炮身還是一樣。

大家紛紛質問，蒙舍說：「甚麼？已經放了，你們沒有聽見麼？我又不說炮聲一定怎麼大。」大家才曉得又給他騙了。

有人說：邱蒙舍是要哄動衆人來踐踏那山坡上的田地。

家。

邱蒙舍忽然想要誑他的岳父母了。那時他正娶了幾個月，又剛從漳州回來。他帶了一隻皮箱的東西，說裏頭有禮物要送丈人丈姆，同他的新婦到外家去做客。他先走到丈人家，略爲一坐，氣憤憤地說：「我送你的女兒回來！那箱裏的東西你們自己去看！」便連告辭也不說的走了。他的岳父母開箱一看，裏頭有粗紙包着一包東西，解開了一層一層的粗紙，裏頭有一個小孩子般的屍體。他們大詫異，想着必定是女兒私生的，結婚不過四五個月。這樣的辱沒家門，給女婿送了回來的女兒，不痛打一番或打死還有何用？

女兒一到外家，岳父母亂罵亂打地給她莫名其妙的辯解不及。到了後來，她問父母究竟是爲甚麼打她，父母說：「你自己做的好事！那箱子裏的東西你自己去看！」她忙去開箱，覺得奇怪，那裏來的這個小孩子屍體，才曉得是丈夫

的惡作劇，向父母辯說這不是她的事，並沒有私生子或小產的事情。

原來邱蒙舍是把一隻小猴子，去了毛，很像小孩子。有人說：他是因為父親雖然有錢，但不大給他，手頭很爲拮据，所以，想訛詐丈人的錢。先把這個自己帶來給丈人看，丈人是很有錢的，以爲女兒真有這事，求女婿勿聲張，代爲涵容。他用十分的人情，賠償了二千元才了事。第二天又叫他的妻回去，還是帶那東西去，他的岳父才曉得被騙。不過據我聽到的並不是訛詐，祇是蒙人取樂。

十一 秀才跌死

邱蒙舍一回到漳州考試，起初考得很高。到院考的時候，因爲不知甚麼緣故，「名落孫山之外」。在漳州稱「落第」爲「跌死」。邱蒙舍當然不在意地仍暫居漳州遊玩。

但是，他卻託人告訴他的妻說：「邱蒙舍考秀才跌死。」他的妻那里曉得

考試的話，以爲是真正跌死。於是，安靈位，發喪，照着禮俗哭祭。

邱蒙舍在漳州等幾天，便僱轎回家，帶了一隻皮箱。轎到了離家不遠的地方有個蕉園，旁邊有個廁所，他詐稱肚子痛，叫轎夫停下讓他解手。並且給了些錢叫他們吃點心去。等轎夫回來，找不到邱蒙舍，以爲是他等得不耐了，因爲近家先走回去。

轎夫問到「邱厝」，要討轎資。邱蒙舍的妻說：「那有這件事？人已經跌死。」轎夫說：「不信，你看這里還有個皮箱在。」蒙舍奶說：「莫非是他的鬼。」打開皮箱一看，都是些紙錢，和一塊石頭。轎夫連呼「晦氣」，討了些飯錢回漳州去。邱蒙舍卻隱在蕉園裏，等天晚掩入他家裏，躲在靈位的桌腳，有桌帷圍着。等他的妻來哭祭的時候，他撞出來問她幹甚麼。這當然給妻以非常的驚嚇，以爲真是鬼顯靈。後來他抱住她，力辯是人還未死，所說是「考秀才跌死」就是落

第，不是真正跌死。他的妻當然罵他，鄰右也都來責罵他的詐死，害妻和親戚的悲慟。

但是邱蒙舍卻不以爲意。他滿足他「蒙」人的意志了。

十二 遊戲文章

蒙舍天才很好，可惜生在富家而聰明誤用。本來看輕功名，不恤物議，是可佩服的，不過要是生在貧困之家，或在今日，有向真藝術方面去，是極有希望的。他讀書的時候，因爲聰明得很，故早已會做文了。有一回，先生出了一題，是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他立刻做了破題兒：「好龍問鳳，暴虎搖獅。」先生問他「怎麼解？」他說：「葉公不是『好龍』麼？接輿稱孔子爲『鳳』，孔子以子路爲『暴虎』。」先生說：「『搖獅』呢？」蒙舍說：「我看見先生平常時『不對』用『搖頭』示意，我們叫『搖頭』不是有時叫『搖獅』嗎？這樣取其對仗工整。」先

生不禁一笑。

有一回，先生出一題：「宰予晝寢。」他做的破題是：「賢眠，懶也。夫寢，恆也。今晝，懶哉！」有人說蒙舍單做四字：「賢眠，懶也。」先生嫌其太短，他便再請一題。先生果出一題：「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他援筆直寫：「以至易誑之幼孩而入至善誑之塵閭而卒莫之敢誑者，亦可以見天理國法人情風俗之尚未泯沒於天地間也。」問先生：「這樣可算長嗎？」先生真是沒法可以教訓他。

但是，先生卻也很賞識他的資稟，便想出一難題難倒他，打開四書找尋。他看見四書裏的「子曰」上邊有個「○」，作「○子曰」，便叫蒙舍來，給了他「○」做題去做個破題兒。蒙舍略想一下，便唸出來說：「聖人於未言之先，『空空如也。』」先生不禁拍案叫絕。

他見了先生那麼歡喜，便想開他玩笑，就告訴先生說：「學生還有更好的破題兒，可惜題目忘記了。」先生說：「甚麼？你唸我聽，我替你命題。」蒙舍就唸：「閻羅之所不欲者，馬快捕之。」先生曉得是罵他，氣得鬍子倒翹，拿起戒尺就打。原來那題目是：「老而不死是爲賊。」

還有一題：「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他做的破題是：「賢者究禮根，聖人以其無朗曠也。」（「無朗曠」閩南話，極大的意思，如「無邊際」的意思。）大概蒙舍人極聰明，輕視禮教，所以對於文章也都遊戲爲之。但所傳的祇有這些。

十三 祖父被戲

邱蒙舍從少就喜歡戲弄人家，人家常來投訴，祖父當然時常斥責他。一天，邱蒙舍被責，不大喜歡，等祖父午睡的時候，弄些雞屎輕輕抹在他鼻上。祖父醒

來，聞得一股臭味，看來看去，不見有甚麼，卻越聞越臭，不覺把手擦鼻，正擦了一手雞屎。邱蒙舍卻站在遠處微微的笑着。祖父曉得是乖孫兒弄的，不禁大怒，要打他又已經跑開了，只得恨恨地說：「畜生！晚上再同你細細算賬！」

邱蒙舍那晚上當然躲避着，但是明早怎麼辦呢？他卻暗買了些巴豆，熬水泡好一壺茶，放在祖父房裏的案上。天明，他聽得祖父起來，曉得發動了，他卻先跑到廁所的那條路去。路上有許多佃戶工人們，他詐稱祖父要打死他，請大家勸解，又急急的逃跑去。大家看見祖父果然手拿着旱煙筒，快步走來，便一齊走上攔住，勸他說：「你的孫子年紀輕，老人家不必生氣。這一次讓我們替他說情，饒了他罷！」祖父肚子正又急又痛，而且莫名其妙地，所以硬要衝開衆人跑去，口裏說：「不，不是！」大家看他的神氣確有點不對，更齊出力勸阻。祖父肚子又急，拚命向前衝，口裏說道：「不，不！我是……要跑肚！」大家那里肯信，一定

不讓他走。祖父急得要命，巴豆的性又急，老人家的力較弱，後攔禁不住——撲地一聲，滿褲都是金汁了。

又一回，他們祖孫同往鄰村看戲，這是在晚上，他祖父因為失足，跌下路邊的水溝，褲子鞋襪都溼了。蒙舍扶起祖父，替他脫下褲襪來擠水。襪子溼還可以，褲子溼實在不能穿着。他的祖父要回去，蒙舍卻捨不得，央求祖父說：『我們已經到了這里，難道折回？我想還是去看戲爲好。如褲子不能穿，不防索性脫下來洗一洗，披在個蕉園裏，等看戲回來，已經乾了。』祖父說：『那里使得？不穿褲子去看戲？』他說：『不要緊！你穿着長褂，有誰知道呢？』祖父受不住他的好嘴央求，果然聽他的話，而且蒙舍也因爲愛看戲，很出力他替祖父洗褲子。於是，祖孫仍然看戲去。

他們到了戲場看戲，當然有些友人招呼。看了許久，也沒有誰知道他的祖

父沒穿褲子。但是，忽然間蒙舍想要同人賭東道了。便大聲問道：「現在大家曉得有沒有不穿褲子來看戲的人嗎？」大家都說：「沒有。」誰又曉得蒙舍的祖父會不穿褲子來，而且孫子又出祖父的醜呢？蒙舍說：「我們不妨賭個東道。如果有人沒穿褲子，你們輸十席酒菜；如沒有呢，我輸十席酒菜請大家。」有些好事的果然同他賭。

他的祖父正在前邊注意看戲，料不到他的孫子同着大家來到身後忽地揭起他的長褂子，大家都譁笑起來。老人家羞得滿臉通紅，很難爲情。邱蒙舍卻對大家說明不穿褲的原因，恭恭敬敬地問祖父謝罪道：「祖父，饒了我這一回；但是我卻贏了十席酒菜。我們吃酒去，祖父！」

十四 「三十年夜誤了大事」

有一家糊紙鋪不曉得有什麼觸犯邱蒙舍，他便想作弄他。等除夕快到了，

他到糊紙鋪去定糊，身非常大的紙大士，年夜要燒的。糊紙匠照他吩咐的糊起來，等到除夕晚，不見邱蒙舍來取。等到二更許，糊紙匠要圍爐了，那尊大士又非常的大，鋪裏放不下，並禁忌着留紙大士過年，便放火燒化了。

邱蒙舍卻派人伏在巷仔探看，曉得紙匠燒了紙大士，立刻鼓吹樂隊要來迎去燒化。紙匠說：「已經燒了。」邱蒙舍說：「豈有此理？你不能三十年夜誤了我的大士。」這樣，同他理論，一定要他的大士。後來還是隣人出來勸解，認罰賠不是才了事。

現在漳州人還留傳着這句話。如遇人家誤了要事，便說：「三十年夜誤了大事。」

十五 塾中故事

邱蒙舍從少入塾讀書，就很好戲弄人家。一回，把甘薯去皮，假作屎樣，自己

蹲在院角放着。先生回來，別人告訴他邱蒙舍在院角拉屎；邱蒙舍卻非常恐怕的樣子，向先生認說：「我在家裏慣了，下次不敢！」一邊跑到院角把假屎一塊一塊的吃下去。先生信以爲真，見他怕到這般，當然不去責他。他等下次先生外出，卻走到先生坐位，真正的放下屎來。放完，又取筆寫着「屎是蒙舍放」五字貼着。同學看他自己寫明，以爲停回又有吃屎的把戲見，大家也不管他。先生回來，看見座位有屎，臭味非常，大怒起來，問諸學生「誰在此拉屎？」同學爭道：「屎是蒙舍放，他自己寫明。」邱蒙舍卻老老實實的說：「先生，我並沒有放。他們串同要害我再喫屎。豈有我自己放，自己寫明的道理？」先生覺得不錯，更怒起來，於是命令諸學生都要嘗一點異味，不喫的重打。

邱蒙舍在塾中非常地刁皮，用木刻一個生殖器玩弄。同學因爲喫過一回利害，再不敢惹他去告訴先生了。一回，那東西給某生搶去，向討不還。蒙舍便想

要戲弄他一下。向先生請了出恭，跑到某生的家裏，對他母親說：「某嬸，某嬸！生命我來告訴你：你的兒子好像有點發瘋的樣子，身上恐怕帶有毒藥要自盡的，停回放學回家，請你當心看看他身上有帶甚麼東西沒有？」

果然，某生放學回家，他的母親格外注意，叫他到身邊來，一邊問他，一邊摸他的口袋。某生因為有那東西，忙把手撩住口袋，不讓她摸探。母親看見果然不對，怕真是帶着毒藥要自盡，哭將出來，一定要看他的口袋，他那里肯。緊得母親哭叫，他的姊妹都出來，幫母親捉住雙手，才從袋裏檢出那木刻的生殖器來，某生和他的姊妹都羞得滿面通紅的跑開了。

十六 取笑塾師

從前的私塾中時常作對子。一天先生看見遲到的學生很多，便出一對句：「早到早歸，遲到遲歸。」邱蒙舍卻對了：「後生後死，先生先死。」先生知他是故

意罵他，便把蒙舍關學。到了過午，先生娘出來巡視關學的學生，看見邱蒙舍很規矩地坐着讀書，想要做個人情放他，便說：「我出一對句你對，對好可以回去。」先生娘那時執着戒尺，她卻當做楊柳，自比觀音，說：「觀音佛手執楊柳。」蒙舍說：「先生娘命帶桃花。」真使先生娘氣得戒尺亂打，連罵「天壽，死孩子」不已。

又一回，先生看他穿的長袍很長，便出一對：「小學生裙裾拖地，」蒙舍卻對：「老夫子鞋鼻蹺天。」（「鞋鼻蹺天」是死的意思。）先生真是無法，只是打罵而已。

又一回，先生見他跑來跑去，沒有一刻安靜，罵他說：「你這個好像架上的畫眉一般，跳上跳下，沒有一刻安靜！」便出一對句：「畫眉架養畫眉，畫眉鳥跳上跳下。」那時正是冬天，先生躺在床上，把被蓋住頭面，有時探頭出來問他對好也未。邱蒙舍觸景生機，遂對上：「烏龜洞藏烏龜，烏龜頭鑽出鑽入。」先生氣得

跳起來狠打一番。

邱蒙舍因爲常被先生打罵，當然記恨，想要報復。那先生年近花甲，鬚鬚半白，但是卻不認老，常把染鬚藥把鬚染黑，表示不老的樣子。邱蒙舍等先生染得略久，快褪白了，便向先生說道：「先生，我祖父這回託人在廣東買來些染鬚藥，聽說很好，染一回可耐幾個月不白。先生如要用的話，我明天帶少些給你試試看。」先生當然歡迎得很。次天早上，邱蒙舍果然帶了一盞的生漆恭恭敬敬地呈上先生。先生樂極，也不去細察，便來染鬚。黑可是黑了，可是到乾的時候，鬚鬚硬得像刷子一般，洗又洗不掉，最後祇得割愛剃去，痛罵邱蒙舍不止。但是邱蒙舍那天下午早已逃學不來，從此再不敢上學了。

十七 堂寡嫂被「蒙」

邱蒙舍有一個堂兄的寡嫂，同他們一塊住。蒙舍一天看見寡嫂正在紡紗，

忽然想要「蒙」她一下取笑便走來同她閒談。後來他說道：「□嫂，□嫂。你這樣紡紗很累麼？我看這樣的紡紗車不大好，現在漳州新式用角製的，非常輕便靈轉。」寡嫂說：「真麼？」蒙舍說：「怎麼不真？不信，我去考試回來，順買一架送你。」寡嫂說：「多少錢我還你。」蒙舍說：「自家嫂叔，不要如此。我一定買送你。不過，恐怕我忘了，請你記得我要漳州去的時候，你要再對我提囑一聲，那東西名叫『角車。』」寡嫂信以為真的記住。

再幾天，邱蒙舍要到漳州考試去。臨行時，寡嫂果然叮囑着說：「阿叔，阿叔，你要替我買的『角車』，不要忘了了。」廳裏的人很多，懂得的人無不哄然大笑。寡嫂還是莫名其妙地呆看大家。等老輩婦人對她暗地說明「角車」不是紡紗用的，寡嫂氣憤得咒罵「天壽」「斬頭」的時候，邱蒙舍已經在船中安睡了。這樣真是「諛而虐」，但生性是這般，他似乎非時常「蒙」人不可。

十八 秀才喫蟲

有一天邱蒙舍同幾個朋友（都是秀才）到別處去。在路上的小河邊有一條死狗，臭爛得蟲都生出來，大家掩鼻而過。過了之後，那些斯文的秀才還是唾涎嚷「臭」不停。蒙舍便記在心上。

他暗下僱乞丐到小河邊把死狗身上的蟲都取了，用器在河水裏洗乾淨，然後帶來家中，用鴨蛋麵粉塗拌，炒得香噴噴地，請那些秀才來喫酒。他對秀才們說是遠地朋友送來的異味，請大家嘗嘗。於是，替他們斟了酒，想他們喫，自己卻不動箸。大家因為很好喫，也顧不得主人沒喫，一刻兒喫完了。又來了幾下菜，邱蒙舍非常敬意的陪着他們喫了。

喫飽了，蒙舍請他們到書齋裏喝茶。他問衆秀才可曉得那頭一件的異味是甚麼？大家說：不曉得。邱蒙舍才宣佈是那小河邊死狗身上的蟲，而他自己並

沒有喫。秀才們都想起來，覺得心頭作惡欲吐不吐，非常難過。邱蒙舍卻儘自泡小種茶，笑容可掬的請大家喝茶。

十九 邱蒙舍喫「爛腳膏」

邱蒙舍好戲弄人家，一回卻自己喫了大虧。當然，他太好戲弄人家，無意中也應該受別人的戲弄。是這樣的事情：

他有一個好朋友某君，是常同他在一起的，剛剛娶了親。那新娘生得不壞，但有美中不足的一件，就是足太大，某君因此微露不美滿的意思，給蒙舍曉得。邱蒙舍便故意一天到他家裏拜望他，看新娘。後來坐談之間，便略爲批評新娘的美中不足處，祇是足太大；要是肯纏得小，那可稱美人了。這正打動着某君的心，說：「不錯，可是沒有法子。」蒙舍說：「怎麼沒有法子？要是肯耐點苦，是有方法的。」某君忙問甚麼方法。蒙舍開了一個藥方給他，說道：「把這些藥煎水，

乘熱時洗腳，然後纏緊。這樣幾次，一定會變小腳了。」

某君回家，果然照邱蒙舍說的法子去辦。不料新娘的腳卻潰爛起來，才曉得上了邱蒙舍的當。某君受盡夫人的怨責，用盡法子才醫好了夫人的腳。他記恨在心，想要報復，卻不說出甚麼話。

有一天，某君藉故請邱蒙舍到家喫午飯。他們正在喝茶配「山柑膏」——一種用麥芽柑和糖和山柑煮成的膏，很甜而香——的時候，忽然有人來請某君去，說有急事商量。某君請邱蒙舍坐等一刻，他一定回來陪他喫飯的。便匆匆來人去了。

邱蒙舍等得好久，還不見某君回來。因為時已過午，肚子很餓。他喝喝茶，喫山柑膏，還是覺餓。看看去，桌上還有一盒未開的膏，用紅紙封好。他不曉得那一盒是甚麼膏，因為朋友很好，便自己取下來開看。他一開看，原來也是一盒膏，

卻不是山柑或香橡氣味。邱蒙舍以爲一定是甚麼膏，便把筷子挖起喫着。頭一下，覺得很甜，不曉得是甚麼味道；再試一下，又喫不出；終於再三喫着。而且，肚子正餓着。

某君回來了，看見桌上開的膏，便問邱蒙舍說：「你是不是喫着，味道如何？」邱蒙舍說：「我正要問你，這究竟是甚麼膏？」某君微微一笑，說：「這是你的方法的成績。我特爲養好，名爲『爛腳膏』。是把腳上的爛肉洗下，煮糖成膏的。味道如何好不好？」邱蒙舍真是欲嘔嘔不出的心頭作惡，又羞又憤。但是，「啞子喫黃連」說不出的苦，是他自作的孽，不能怪別人。

二十 「水雞」和蛇

在我們這裏，蛙兒叫做「水雞」，是一件美味的食品。這樣東西是四五月才有，生長在田溝或池塘裏，有專門釣捕水雞的人，夜間去捕來，白天帶到街上賣。

有一天，邱蒙舍叫一個賣水雞的來，要買些水雞。他叫他帶到裏面，倒出來揀。一倒出來，立刻跳到四處去了，那里再捕得着。捕水雞的要他賠償，他卻說道：「我不曉得會跳走。現在你可以再捕，不是都在院裏嗎？」捕水雞的不敢同他辯論，自認晦氣而去。

再幾天，賣水雞的又來要賣，說：「這回的水雞非常肥美。你要不要買？」邱蒙舍又叫他到裏邊去倒出看。一倒出來，卻是些蛇，滿屋裏的蜿蜒。邱蒙舍嚇得跳上桌頂，家中大小也都跑開。捕水雞的卻哈哈地笑道：「蒙舍，這番的水雞可中你的意？」蒙舍驚得好話央求捕水雞的把蛇全都捕出去，他願意賠償前天的水雞價錢。捕水雞的才把蛇都再捕回，收在籠子裏帶回去。（在鄉間，捕水雞的人一定會捕蛇。不然，時常誤攔着蛇，所以要會捕蛇，懂得蛇藥。）

從此，邱蒙舍再不敢得罪賣水雞的了。

蔡新的兒子

蔡新是漳浦人，一個有名的相爺，而且才學很好，又是農村出身的。他有一個第三的兒子，卻很看不起功名，放浪於山水之間。蔡新告老歸隱，回到家鄉，他的子孫都來迎接，單單不見三少爺。蔡新不免詫異問起來，家人說：「三少爺到溪邊釣魚去了。」蔡新有點氣，說道：「在那里？你們領我去看看。」家人當然從命領了他去。那時正是天暑，三少爺在溪邊石上釣魚，叫僕人持他父親的綠涼傘遮日。蔡新又好氣又好笑，教人不要驚他。看了好久，三少爺偶然回顧，才起來請安。蔡新便訓斥他幾句，說他有用之才，正當壯年，不應當放浪遨遊，不務功名事業。又道：「你想，你父親這麼老，到今天才得意回來，你卻在家中安樂，拿綠涼

傘遮日釣魚，實在比我幾倍的好命！」三少爺慢慢答道：「當然，你的命那能比我的命。你的父親是一個農夫，你的兒子又放浪不長進；但是我的父親卻是一品的相爺，我的兒子又少年騰達。的確，你的命不能同我的相比。」說完，又坐下專心釣魚了。

無名的才子

從前平和縣坂仔有一個才子，才學很好，但是不慕功名，不求利達，陶情山水。那時小溪的西山鄉姓李的很發達，有九個舉人，六個進士，所以他的鄉人靠勢橫行。有一回李姓鄉人向這才子的鄉人借一幅古字，賴不肯還，說：「你要討，可向我們老大（指那些紳士）討。」這事被才子聽見，便很不平的要看看那些舉人進士是怎麼樣。於是獨自一個到小溪來，路上遇見一個賣筆的，他便同賣筆的商量，連筐子衣裳都買來。他假扮賣筆人到西山去。

那時西山進士舉人們正在開文會。那才子扮賣筆的小販到他們的會所叫賣，而且到各人面前招呼買筆。這些紳士們正在構思作文，給他一吵，發怒起

來說：「你要賣筆，在外頭叫賣。人家要買，自然會叫你來。何必一一詢問？」賣筆的說：「問一句要不要買筆有什麼要緊？」紳士說：「人家在做文章哩！」賣筆的便哂笑道：「哼！原來是做文，算不了什麼大事！」紳士們大怒起來說：「可惡！你說話這麼怪，想必你會做文。那末，先出幾個對句給你對——對得好，讓你去對不好，吊起來鞭打。」賣筆人說：「勉強可以。」於是出了幾個對句，賣筆人卻對得很好很快。紳士們都知道他有才學的人，便用好言慰他，要讓他回去。但是賣筆的說：「那有這麼便宜？你們出給我對，說對勿出要吊起來打。現在應當讓我出一個給你們對，對勿出應當怎麼樣呢？」進士舉人們想着，縱使他出了什麼難對，但是十幾個刮刮叫的學士難道會對勿出嗎？便答應了。

但是，這假扮賣筆的才子出的對句是：

「師也買筆，商也賣筆，『子貢問師與商孰賢。』」

這可爲難了，那里來的經典可以對得上，而且那裏面又含着雙關的譏諷的意思。這一句可難倒了九舉六進士。一個老進士忙出來招呼，非常的恭敬，請他到裏邊奉茶，同他們一起作文會。那才子住了三天，做的文章實在是他們之中第一人。

但是才子不肯留名姓告辭走了。到了半路，又遇見一擔賣麥芽糖的。他又同他買來，挑到西山，又在他們會所外邊亂敲鑼子，吵得裏面老先生們不耐出來看時，他放下擔子便跑。在麥芽糖上邊插一枝紙旗，寫了三句：

張儀一口掛兩舌

岳飛盡忠去了頭

二人至今存無一

他們猜來猜去，原來一句隱着一字，合成「西山仔」。「仔」字是含有看輕

的意思。他們實在不知道爲什麼得罪了他。他才這樣來戲侮他們。到後打聽是坂仔的某才子，是爲他們鄉人強奪人的古字，所以來戲他們。他們立刻叫了那人來大責罵一場，叫人把古字送還原主；向那才子告罪。但是那才子再也不肯到西山加入他們的文會。

司
桑
心
義
印

龍女

(中國民間故事彙編)

編述者

憾

林

出版者

民風社

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廣州·北平)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角二大洋價實正改

(附註：請認明原裝及不致誤買)

